

齐鲁海外名人 传记 丛书

闯荡南非
——孙奎府

林因 李晓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齐鲁海外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苗枫林 王克玉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克玉 王彦善 史 进 卢得志

刘广东 李 木 李奎林 苗枫林

韩建华



卷首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大潮中，华人华侨的地位和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瞩目。数千万华人华侨饱蘸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智慧和民族精神，勤勉创业，为住在国（地区）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作为中华文明渊源之一的齐鲁文化，孕育过先哲古贤、仁人志士，也滋养着分布在世界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万齐鲁海外游子。他们或驰骋于工商业界，或纵横于学术讲坛，或名扬于文化艺术天地。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也许从成功者个体来看，有着自身具体的机遇和条件，但是把这些成功历程汇集起来，我们就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共有的雄健刚烈、自强不息、豪爽重义、敦厚守信的民族精神，且历久而弥坚。记述海外成功者的人生轨迹和人格魅力，传播他们所秉承的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正是本丛书的宗旨。

如果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编纂出版本丛书就如同做些细微的培土、施肥工作。我们期盼

着在崭新的世纪里，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以独特的精神风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齐鲁海外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

2006年4月28日

目 录

开 篇	上帝的餐桌	1
第一章	南非的诱惑	17
第二章	秘走莱索托	47
第三章	再闯黄金城	57
第四章	华人世界	83
第五章	与魔鬼共餐(上)	119
第六章	与魔鬼共餐(下)	137
第七章	约堡有个孙奎府	149
尾 声	上帝保佑南非	191
后 记		215

开 篇

上帝的餐桌

1994年初，南非共和国，约翰内斯堡街头。

孙奎府站在街边的紫薇树下，望着这座欧洲建筑风格的恢宏城市。此时，这座闻名于世的国际大都市的街道上，一群群从南非各地赶来的服装杂乱的黑人，正高举着横标号旗，呐喊着，愤怒地挥舞着手臂，前呼后拥地进入约堡城中心。大街上乱扔着垃圾杂物，一些被焚毁的汽车胡乱地歪在路边，不时还可听到路两边商店玻璃橱窗的破碎声和什么物什从楼上坠下来的声音……

孙奎府心头布满阴云。在他看来，南非当前的情景，就如同当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革命；这会儿出现在天穹的那种少见的气象奇观——几道彩虹同时高挂空中，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孙奎府想，如是在中国，这种南非特有气象奇观，会被那些迷信的人解释为一种不祥之兆。帝王的宝座焉能两人同坐？自古以来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不是要改朝换代了吗？

孙奎府心里一片迷惘。现在是3月，南部非洲的夏季，雨水充沛。约堡城到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空气清新湿润，弥散着花香的

气味。路边的棕榈树纷披着阔大的叶子，树干顶部垂挂着一串串粉绿色果实；街头上，高大的紫薇树，绿意葱茏，几乎将宽阔的街道完全遮掩在浓浓的树阴里。是气候的原因吧？这种在国内被叫做“仙人鞭”的植物，是养育在花盆里的，长得像癞猫的尾巴，而在这里却生得粗壮如同参天大树，甚至超出了楼房顶端，一座一座，雕塑似的依傍在路边建筑物旁……

他喜欢生长在南非国土上的这种无枝无权的植物：不事浮华、耿直向上，有男人的品性。

初来南非的时候，因为季节的原因，矗立在街头的这种仙人掌科植物呈铁青色，在街上开车匆匆经过时，恍惚间，孙奎府曾几次误以为是阿拉伯人教堂的尖顶。这个位于非洲最南端的国家，素有“植物王国”和“彩虹之国”的美称。如是夏日雨后的日子，天上竟可同时出现几道彩虹，情景令人称奇。南非的动物和植物品种繁多。这时节，为白人统治者尊为“国花”的普罗梯亚木，也正开放得热闹。这种灌木状的山龙眼属植物，遍布南非广阔而原始的国土，自开普省最西南端的“好望角”海岸坡地到北部省份的法尔河畔，到处野生着这种生命力十分旺盛的植物，品种多达一千五百多个。普罗梯亚木花瓣酷似昙花，花萼又与葵花相似，巨大的花冠上可以站得开鸟儿，开放起来争妍斗丽，色彩缤纷。这种花儿为许多国家所引种，有称之为“千面花”、“山龙眼”，而中国的引种者则将其称之为“帝王花”，大概是融入了生命力强盛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含义。这种花结的果子，也叫“普罗梯亚木”。据说，成熟后的果子掉在地上，如果大象吃下，就会酒意朦胧，摇头晃脑憨态可掬地翩翩起舞。

这会儿的孙奎府，却没有观赏“国花”的心境。就如同刚刚走出一条柳暗花明的通途，前方又忽然笼罩在巨大的阴影里。此时，这位来自中国山东的中年汉子，心里甚至还生出些许懊恼：离开是非



孙奎府在淘金者汉密尔顿雕像旁

恩怨不绝于身的家乡故土，经过千辛万苦，刚刚拿到梦寐以求的“绿卡”，成为南非共和国的一位合法“公民”，却又马上就面临着一场“改朝换代”的混乱局面，刚刚拿到南非共和国公民身份的那种喜悦，被约堡城大街上的混乱情景一扫而空。

在孙奎府身后，是一片略显荒冷的广场。广场上那尊高耸的青铜雕像，就是当年在这里发现金矿脉的那位汉密尔顿先生。现在，这个傍近二十一号公路的广场，也笼罩着一种使人不安的紧张气氛。只有不多的人行色匆匆地穿过广场的草坪。临近第一次国家大选，南非共和国一片混乱。就在不久前的一个黄昏，一个中年的英国女记者在广场逗留时，被几个进城的黑人拦住，就在汉密尔顿先生脚下草地上遭到强暴。由此可以看出，约堡城里铺天盖地飞传的那些流言，某某商场已被黑人示威者劫掠一空、某楼房的过道里同时发现四具尸体……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孙奎府想，现在面对约堡城一片乱局，不知这位汉密尔顿先生作何感想？

南非是个多种族国家，也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占人口总数七成的是祖鲁族、科萨族、斯威士族和索托族人。其他人口中，以荷兰血统的白人为主，包括英国人等。当初作为奴隶移来此地的亚裔人是少数，主要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人。这些人已经基本为本地文化所同化。在印度人居住的街区，他们同南非本地人一样地生活着。而像孙奎府这样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他们来到南部非洲这个国家，只是近几年的事情。

这就是说，在南非这张“上帝的餐桌”上，他们并不占据显要位置。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南非共和国有三个首都。立法首都是南部城市开普敦，司法首都是布隆方丹，行政首都为比勒陀利亚。因



为多年的白人统治，都市的主流生活为欧洲方式。不过，在南非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说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最为发达的约翰内斯堡城，应该是南非的第四个首都——经济首都。这说法，反映了约堡在南非国民经济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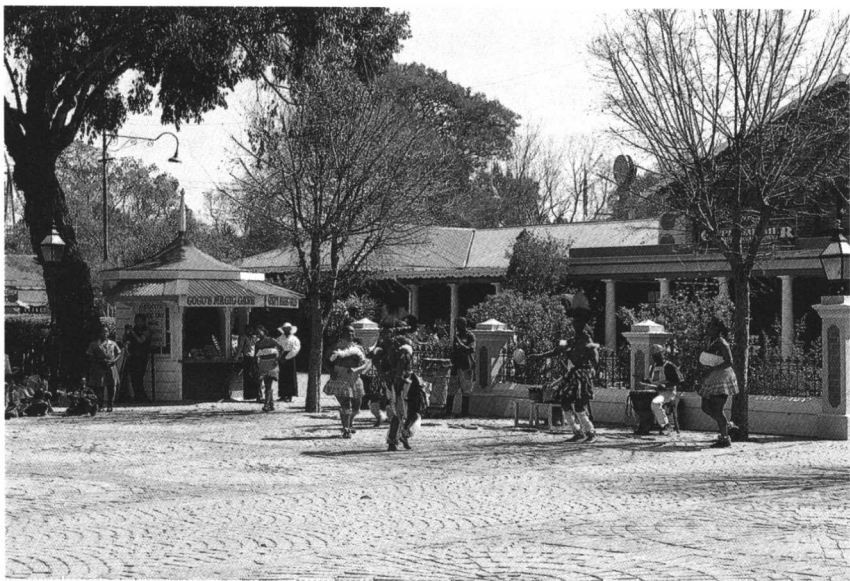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因素，约翰内斯堡是外地移民聚集南非的主要城市。这里人口集中，交通方便，傍近印度洋海岸的德班港，是理想的物流中心。来自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莱索托、莫桑比克等国家的黑人客商，以约翰内斯堡作为进出货物的主要商埠，每天都有大批的货物运往周边国家，这就使得这个“黄金之都”更加充满了诱惑。新时代的“淘金者”源源不断地涌入南非，聚集在约翰内斯堡寻求发展，也促进了这个城市的迅速扩张。加之南部非洲的黑人弟兄，虽然并不富有，却淳朴憨厚，土直如竹，买卖场上无诡无诈，付钱后拿东西就走人，绝不会为一两个小钱争得面红耳赤。

在约堡的生意场上有这样一个说法，这里的黑人是世界上最“不疙瘩”的客户。如果你去黑人的店铺里买三包香烟，每包八兰特，你一次递出三十兰特（南非币）找零，会遭到拒绝，你应该一次付出十兰特，他找回二兰特；你再付十兰特，他再找回二兰特……三包香烟，需要分三次付清。

另一个说法，也是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南非的商店购买某些物品可以分期付款，尤其是大件的物品，比如家电什么的。如约定半年付清款项后取走物品的话，有些黑人弟兄，仅付过两月的款就再找不见人了，并非中途变卦，而是购物者已经找不到原来的商铺，忘记了是同哪个商家谈好的约定。

这些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事实确实如此。并不是说这个黑色种群本性愚昧，而是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多年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所造成的社会恶果，黑人弟兄没有机会接受到必要的教育。

在新组成的这个淘金者行列中，当然少不了的，是大洋彼岸世



黄金城公园的黑人舞者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公民。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飘洋过海来到南非。历经多年打开国门，人们开始接触到外部的精彩世界，充满商机诱惑的约翰内斯堡，当然在人们的选择之内。

来南非的华人行列中，寻求发展的“淘金者”当然是主要部分。这些人离乡背井，告别亲人故旧来到这片充满激情的非洲热土，本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是国内劳动力的剩余，人们再不肯厮守勤懒不分的那点大锅饭，之中有一些，则是企业经营不善或被迫下岗或主动请辞，加入了来南非淘金者的行流。这些人显然应该属于“穷出国”的类型，同在国内一样，他们凭着勤劳的双手吃饭。二是在国内多年经商已经小有成就的个体业主，在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蓄意拓展，于是就发现了南部非洲这方相对清静的风水宝地。这些中华子弟，即使在远隔数万里之遥的异国他土，他们金子般的优秀品质仍然难以遮掩。多年的海外浪迹生涯，他们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勉俭朴的优秀传统，兢兢业业安分守己，一滴血一滴汗地凭自己的劳动换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很快地积累起了自己的财富，有了自己的别墅和“宝马”、“奔驰”。相较于在国内，付出同等量的劳动，他们的收获无论从数量还是速度上，都要来得快捷一些。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来南非的华人中，数千万资产的已不在少数，甚至已经有亿元富豪出现。这些人是南非华人业者中的主流。他们财产的积累，完全靠的是勤劳和节俭。就如他们自己所形容的那样：“每一兰特，都是汗水和血泪泡出来的……”

当然也有其他的情况，他们来到南非，并不是以需要付出劳动汗水的淘金为目的。比如就有一个自中国逃来南非的贪官，裹挟了工人九百万元的血汗钱，来南非躲避法律的制裁。这人来到南非后，醉生梦死，坐吃山空，整天进出于赌场，半年的时间就输进去四百万元。此外，还要不断地花钱买通当地的不法官员，终日狗一样地躲藏着生

活。据说几年下来，来时裹挟的九百万已经折腾得差不多了。

在南非，这类“销金者”虽然为数不多，正常生活的人群也难见到他们的影子，但这种人无论走到哪里都遮掩不住败类的嘴脸。南部非洲的土地上，易于成活的应该是健康的劳动者和阳光下的植物。

九十年代初期，大洋彼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如火如荼之际，南部非洲的这个“彩虹国度”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曼德拉先生的领导下，这里黑人弟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南非共和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大选的日期定在4月26日，现在已经进入了各党派竞选的最后阶段，人们的情绪都十分激动。尤其是部落的黑人民众，历经多年的种族隔离统治，现在终于得到了爆发的机会。在南非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据说，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几十年的牢狱生涯中，曾经认真地研究过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十分推崇并仿而效之。曼德拉先生是否学习过毛泽东的著述无关紧要，但他终结了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实应该这样说，任何独裁统治，都无法永久压制住一个民族力量的爆发。

在约翰内斯堡，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街头冲突，并且不时有白人或者黑人被害的消息传来，刺激着街头示威者的激动情绪。这时，更多的部落黑人涌入城内，街道上人声嘈杂。衣衫杂乱的黑人游行队伍，手持大刀长矛，呐喊着，前呼后拥。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歇业，当然包括新移民聚集的那些地域色彩十分明显的“中国城”、“印度街”、“香港商城”等等大型商贸中心。早几天进入城市的黑人部落民众，已经抢占了沿街的一些楼房，就地食宿下来。原白人业主留下的那些物什，他们能吃就吃，能用就用。他们自豪地说：这是“曼德拉先生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这应该是一种误解，之后的曼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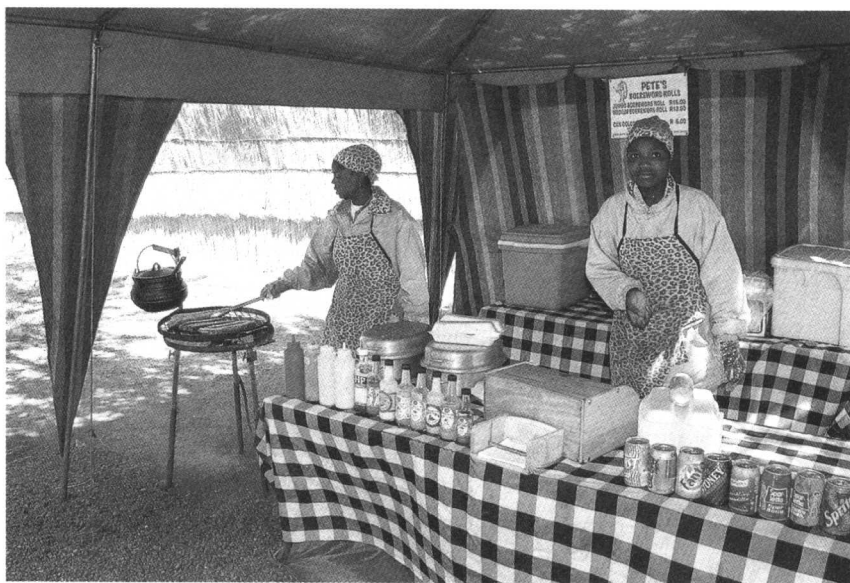
孙奎府陪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前妻温妮参加青岛国际啤酒节时合影。(2000年)

拉政府，还是动员黑人弟兄退出了抢占的他人财产)。他们从窗口探出身子，望着后面源源不绝而来的黑人弟兄，偶尔得意地粲然一笑，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模样儿显得十分可爱。

在约翰内斯堡，有两个最大的黑人居住区：一是亚历山大区，另一个则是著名的索维托黑人区，人口都过百万。1976年，索维托发生过大规模的黑人暴动。南非的民主斗士曼德拉就曾居住在该区。同约堡城内恢宏豪华的欧式建筑群相比，索维托和亚历山大黑人区的房舍简陋肮脏得简直就像堆放废弃物的垃圾场。低矮狭小的房屋（如果还可以称作房屋的话），大都是木板或铁皮拼凑起来的。在约堡城至索维托区走一遭，你简直不敢相信，一边是冠盖世界的“黄金之都”，一边则是鸡棚狗屋似的贫民窟。头顶肩扛游动在大街上的，十个有九个都是黑人。生活在这里的黑人弟兄多年来风起云涌的反对种族隔离主义的斗争，并为之做出了巨大牺牲。这种贫富反差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失衡，不能不说是一个动因。虽然在1991年，南非当权者废除了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但在一些人心，尤其是白人右翼分子心里，潜藏在心底的隔膜，是不会一下子消除的。

在这个首次全民大选即将到来的非常时期，白人种族主义者与黑色人种几乎所有矛盾都集中地激化和爆发了。先是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随后，经过几派政治力量之间数度血雨腥风的争吵厮杀，南部非洲“彩虹之国”的首度总统大选日即将来临。同任何一个国家改朝换代之前躁动不安的情景一样，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外国侨民中，不断有马路新闻快速传播着。在即将产生的政府机构中，究竟由谁出来执掌权柄？是代表国大党的民主斗士曼德拉？是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布特莱齐？还是执政的南非国民党主席德克勒克？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当选，对南非——这个为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了几十年的国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已经对这片土地统治了三百多年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当然不会



公路边的黑人小吃摊

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有传言说，他们中的右翼分子组成的极端组织，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对黑民众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几年之后，当选为首届民选南非总统的民主斗士曼德拉的政府，破获了一个名叫“BVA”的极端组织的恐怖阴谋，这个组织密谋在提供给至少四个有色人种居住区的水库中，投放一种含有四硝基甲烷的致命农药。这一地域居住着至少一千万居民。南非情报机构称，在警方的协助下，这起阴谋被及时挫败。一位南非化学家说，这阴谋之所以被及时破获，主要原因是阴谋计划中使用的化学药品数量太大。这个组织的另一个计划，是破坏这一地域的电力和交通网络，并在开普敦的国民议会大厦安置炸弹。）可以预言，这种复辟的欲望之猛烈，并不亚于要发现一个金矿的梦想。

有人预言：不经过一场大规模内战，这个国家的政治版图不可能重新改写。人数甚众的黑色部落的公民发出誓言，要根除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历史统治，甚至连被白人为这个国家选定的国花普罗梯亚木也要连根拔除。

这并非虚言，在城内外的一些山坡或公园里，人们就看到，已经有许多的普罗梯亚木枝条被人折断或践踏在地上，这应该是黑人兄弟的意气所为。

独裁与反独裁所带来的动乱，当然会波及到在南非做生意的外国移民。许多有钱人已经扎裹细软，离开南非，去附近的国家暂避风头。就是孙奎府自己，虽然这时还无意于移居他国，也做了“快速应急”的第二套准备方案：在院子里备好了两辆加满油的汽车，重要物品以及随身所用的必要衣物也已扎裹停当，吉凶莫测的首次南非总统大选一旦出现意外，就随时逃离这一是非之地。

1993年12月11日，孙奎府拿到南非公民身份证的这个日子对他是刻骨铭心。为了拿到这个梦寐以求的“绿卡”，他耗费了多少心血，度过了多少心惊胆颤的日子，时而山重水复，时而绝地逢生。从